

刘及辰 著

京都学派哲学

JING DU XUE PAI
ZHE XUE

光明日报出版社

969989

本书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基金 B313.5
和日本京都的冈松庆久先生的资助 0217

京都学派哲学

刘及辰 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京)新登字101号

京都学派哲学

☆

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永安路106号)

邮政编码: 100050

电话: 3017733-225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东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1/32 印张 9.25 字数 230 千字

1993年12月第1版 1993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册

ISBN 7-80091-480-1/B·49

定价: 10.00元



刘及辰（1905～1991年）出生于河北省宁河县。1919年入直隶省官立第一中学，1921年进直隶省立法政专门学校学习。1930年赴日本留学，入明治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1935年回国。在留日5年间，努力研究马克思主义，认真阅读了《资本论》，并

翻译了列宁著《哲学笔记》的部分内容。1935-1950年期间，在河北省立法商学院、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国立编译馆、国立社会教育学院从事教学、编译或领导工作。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曾到山东省政训处等单位任教，积极参加救国活动。1945年抗战胜利后，参加创立九三学社的工作。1946年在社会教育学院任社会事业系主任时，始终坚决为科学和民主事业而奋斗。1950年回到北京，任出版总署副处长兼编审。

解放后，刘先生历任九三学社文教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红专》杂志副主编、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和中央常务委员。1989年退居二线后，当选为九三学社中央参议委员会副主任。

1955年刘先生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哲学研究所工作，曾任《哲学研究》编辑部副主任。从1958年起研究日本哲学，1961年著《西田哲学》，由商务印书馆于1963年出版。1966年基本上写成《明治哲学思想史》，但因“文革”开始而辍笔。晚年著《京都学派哲学》。从1981年起任中华全国日本哲学学会会长。一生著述成果丰硕。1991年逝世。

24273/67

编 者 的 话

《京都学派哲学》是刘及辰先生晚年的心血结晶。这部著作屡遭厄运：有人借“汲取”之名对它的内容进行剽窃，致使已届耄耋之年的刘先生“悔恨交加心欲碎，头昏脑胀苦难言”。其次，书稿被送到某出版社后，多年被束之高阁；该出版社的最高负责人后来虽然曾经表示一定由该出版社出这本书，但在这位负责人不幸去世后，这本书的付梓又遥遥无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汝信同志以及哲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傅青元同志、所长陈筠泉同志，副所长姚介厚同志、于良华同志和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滕颖同志等一直很关心并且力促本书的出版。现在，本书的出版获得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基金和日本京都社会事业家冈松庆久先生的资助，以及光明日报出版社同志的大力支持，这是值得庆幸的。本委员会在此一并向他们谨表深切的谢意。

刘及辰先生早年留学日本，是我国解放后日本哲学研究的先驱，对日本哲学研究有素，蕴蓄很深；曾经任中华全国日本哲学学会会长。我们相信，本书的问世，对我国学者研究日本现代哲学史上著名的哲学家西田几多郎、田边元、户坂润、三木清的哲学思想必将有较大的裨益。

刘及辰遗著编辑出版委员会主任委员 丘 成

1993年7月20日

序 言

过去一般认为：“京都学派”是近代日本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最大哲学家西田几多郎的弟子中以田边元为首的一个哲学学派，其中又分为三个支派，即：高山岩男、高坂正显、西谷启治等为右派；务合理作为中央派；三木清、户坂润为左派。一般可以这样分，但不能将此视为定论；因为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对于京都学派本身的了解及其左、中、右的划分亦有所变化。

京都学派，最初是由京都文科大学学风结合而成的、以西田为中心的、唯心主义体系的哲学团体。西田在京大任教是在1913~1927年，这个时期京大具有一种学术研究精神的独特学风。三木清曾在《读书与人生》中描写该大学的气氛说：“我到京都去，是为了就学于西田几多郎先生”，“那时还没有一个从一高^①出来去到京都文科的人，我是开始第一个人。后来，谷川彻三、林达夫、户坂润诸君也都陆续来了。记得好象是很热闹以至影响了同学们的风气”。“说当时的京都文科大学是日本文化史上的一个壮观，当非过甚其辞吧！哲学方面的西田几多郎、哲学史方面的朝永三十郎、美学方面的深田康算、西洋史方面的坂口昂、中国学方面的内藤湖南、日本史方面的内田银藏都是从全国各地汇集来的铮铮学者，那时正是他们活动的最盛时期。另外加上我到京都去的那年，波多野精一先生也从东京来到了京都，翌年田边元先生也从东北来到了京都。回想起来，不能不使我感到：为我是那个时代的学生而夸耀。”

① 一高，即日本旧学制的东京第一高等学校。

就是在这样一种学风中以西田为指导培养出许多有名的哲学家，结成了一个唯心主义体系的哲学团体。这里最初还没有所谓左、中、右之分，这个分别是在1924年以后逐渐形成出现的。

自1924年以来，马克思主义在日本思想界颇为盛行，以致给了该哲学团体成员以很大的刺激和影响，即西田本人也受到了极大的冲击，据说他屡同来访的学生“议论马克思一直到深夜”。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影响，1928年三木清出版了《唯物史观与现代意识》，开始接近了马克思主义。1929年户坂润出版了《科学方法论》，开始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于是在该哲学团体中便出现了“左派”。到了1932年，户坂在《经济往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京都学派的哲学》文章，把昔日由京大学风结合而成的这个哲学团体开始命名为“京都学派”。这篇文章是站在唯物主义立场对京都学派唯心主义哲学进行批判的。由此可知，命名“京都学派”的户坂当不会承认自己是属于“京都学派”的吧。这且不谈，下面谈谈京都学派的右派。1934~1935年，田边元提出了“种的逻辑”问题，从某意义上讲，他是从右的方面批评西田的“无的逻辑”的。而且在国体问题上田边一向比西田右。故一般认为田边是京都学派的右派代表。最后谈到中央派，一般公认西田最早的弟子之一、毕业后长时期作为京大研究生院助教而在西田身边的务台理作是中央派代表。这时属于中央派的当然还有其他一些人，诸如高山岩男、高坂正显等……。这里应当指出，上述的京都学派的左、中、右，即三木是左派、田边是右派、务台理作是中央派，乃是不包括户坂在内的京都学派唯心主义体系内部的左、中、右三派。

这是自1924年至1936年京都学派的发展情况。但是到了1937年中日战争年代，京都学派唯心主义体系内部却发生了很大变化。当时三木这位左派开始后退，特别是在日本军国主义建立以天皇制为中心的总力战体制、走入太平洋战争时期，三木同西田

一样也对近卫抱有一种幻想，开始后退，于1939年提倡所谓“东亚协同体论”，不久引起京都学派许多成员向右大转变。例如1942年中日战争进入所谓“大东亚战争”阶段，高山岩男、高坂正显、西谷启治便由中央派转到右派，提倡所谓“民族哲学”，肯定战争的“总力战哲学”，大肆宣传所谓“世界史哲学”。他们这些人被称为“世界史派”，也被称为“京都学派”。在我看来，“京都学派”乃是包括左、中、右在内的哲学集团，而“世界史派”则是挖掉左、中、右之分而成为一个纯右集团，二者不能同日而语。但是当时却把京都学派直接化为世界史派，使前者变成后者的代名词。从而“京都学派”这个名称的使用似乎比以往任何时期都具体且明显得多。但是这种情况到了战后却完全变了。随着对“世界史哲学”的严厉批判及世界史派的销声匿迹，京都学派这个名称的使用也就逐渐地模糊不清了。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旧日本帝国主义崩溃了，新兴的民主主义浪潮汹涌而来；随着这种客观形势的变化，日本哲学自然也就发生了变化。曾经受了多年迫害、摧毁并在战争时期完全被禁绝了的唯物主义哲学复活了；因曾在战争时期屈服于战争，美化战争，以西田为中心的京都学派哲学特别是“世界史哲学”已成了众矢之的，受到了马克思主义者的严厉批判。

太平洋战争期间的京都学派右派高山岩男、高坂正显及西谷启治等到了战后并未放弃“世界史”观点。例如高山岩男依然提倡道德教育的复活，主张伦理的绝对性，企图取消阶级斗争，阻碍民主主义运动。可以说，他们原封未动，仍然是右派。他们的著作到了战后当即停刊，到了1952年他们的文章开始解禁，得以在《中央公论》、《改造》上发表。不久以后，高坂回到京都大学担任教育学部长，西谷启治的宗教学教授也同战前一样恢复了。而且，高山、高坂还参加了文部省教科书审定工作。据此，他们是否还是原来的右派，已经弄得模糊不清了。这是战后的京

都学派右派的一些变化情况。同时却又出现了另一种情况，即：昔日中央派的务台理作于1950年以后逐渐转变为左派，柳田谦十郎也逐渐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这两个人战后之转变为左派，我认为是同1928年三木清之接近马克思主义和户坂润之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而变为左派的意义差不多同样重要。对于这个转变问题，不能忽视也不可模糊，因为这个问题对于全面正确了解战后的京都学派是相当重要的。

那末，西田、田边、三木、户坂到了战后怎样呢？户坂战前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是个坚定的左派。他于1945年8月、战争结束前夕惨死于狱中。西田、三木则在战争时期受到挫折后，西田便专心从事写作工作，由自己的基本立场论述种种特殊问题，出版了哲学论文集；而三木则埋首于《构想力逻辑》，于日本战败后的第23天惨死于狱中。西田不久亦于是年逝世。田边最晚。他死于1962年。战后田边以《忏悔道哲学》（1946年）为中心出版了一些著作；同时《西田几多郎全集》、《三木清全集》及《户坂润选集》也都出版了。这些书的出版，或出于对已故哲学家的怀念心情，或为了用以取代战争年代的哲学，或二者兼而有之。

总观上述情况，可以看出：京都学派自战后受到应得的严厉批判后已溃不成军，名声扫地，令人不屑一顾。故京都学派这个名称，到了战后已经变得远不如在太平洋战争时期那样显赫，反而出现暧昧不清的模糊现象。而且，据说战后的“京都学派”这个称号是形成于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它已不象以往仅仅限定在哲学上使用，而且被扩大使用到哲学以外的集团。“京都学派”一词的扩大使用，似乎可使它变得很笼统了。但我认为，这并不影响哲学上的京都学派的存在及其独自性格。联系到这个时期出版的哲学书籍来看，1963年出版了《加藤正全集》，1964年出版了《中井正一全集》，1966年出版了《三木清全集》，同

时又出版了《户坂润全集》。京都学派这些左派哲学著作的出版，说明：到了今天京都学派哲学并未被日本思想界、哲学界所忽视甚至忘掉，而相反正在受到重视，用以取代战争年代“世界史哲学”，从一个右派极端解放出来，恢复京都学派的真面目，

战后以来，“京都学派”看着似乎是比较以前范围扩大了，变得笼统、暧昧、模糊了；但怎样笼统也不可能把京都学派传统的独特学风笼统掉，怎样暧昧也不会把京都学派的左、中、右（特别是左派）在日本近代哲学、特别是在30年代思想史上所起的重要作用暧昧掉。前面讲过，京都学派乃是包括左、中、右在内的哲学集团，而世界史派则是挖掉左、中、右之分而成为一纯右集团，二者有联系亦有区别，不应等同视之。谁都知道，世界史派做了不少丑事，正如永田广志所说，它是“哲学史开始以来在最大的丑事上滥用了哲学”。但是，一提到京都学派，人们就会想起其学风及其左派所起的进步作用。

我写的《京都学派哲学》包括西田、田边、三木、户坂哲学。如严格地从这个学派唯心主义哲学体系来讲，似乎不应把户坂包括在内。我之所以把户坂列入京都学派，因为：第一，户坂最初是由京都文科大学以西田为中心的学术研究气氛中培养出来的，京都学派虽然主要是个唯心论集团，但也不是完全不允许唯物论者的存在。第二、户坂对于京都学派的批判，我认为正是说明了京都学派内部存在的哲学两条路线的斗争。这个斗争很重要，正是反映着日本30年代的斗争史。我认为这样看京都学派才够全面。

目 录

编者的话

序 言

第一章 西田几多郎的哲学思想..... (1)

绪 言 (1)

一 西田哲学的形成 (6)

二 纯粹经验 (9)

三 自觉中的直观和反省 (21)

四 场所逻辑 (23)

五 无的逻辑 (37)

六 行为的直观(一) (49)

七 行为的直观(二) (57)

八 绝对矛盾的自己同一 (66)

九 东西文化问题 (78)

第二章 田边元的哲学思想..... (87)

绪 言 (87)

一 田边哲学的出发点和基础 (89)

二 绝对辩证法 (100)

三 种的逻辑 (112)

四 忏悔道哲学 (121)

五 社会民主主义哲学 (127)

第三章 三木清的哲学思想..... (136)

绪 言 (136)

一 解释学的方法和人生的立场 (139)

二 唯物史观 (141)

三 历史哲学 (152)

四 协同主义哲学 (163)

五	构想力的逻辑	(168)
六	亲鸾	(174)
第四章	户坂润的哲学思想	(179)
绪	言	(179)
一	空间论	(181)
二	科学方法论	(185)
三	唯物论研究会	(206)
四	模写论的形成	(210)
五	科学论	(218)
六	对法西斯主义和各种非理性主义的斗争	(248)
七	思想科学、批判主义、科学精神	(260)
后 记		(276)

第一章 西田几多郎的哲学思想

绪 言

西田几多郎（1870~1945）是近代日本资产阶级最大的唯心主义哲学家。他的哲学称为“西田哲学”，是新康德主义者左右田喜一郎于1926年在《哲学研究》（第127号）里开始提出的，后来流传开来。西田哲学在日本资产阶级思想界被称为“最初的独创的及世界的哲学”。

西田哲学是以东方佛教思想为基础以西方哲学思想为材料并用西方逻辑建立起来的一种东方哲学。它是具有封建特点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它的产生不是偶然的，正是反映日本资本主义的经济及其政治的具体情况的。日本自1868年明治维新后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但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典型的资本主义有所不同；它不仅在农村中还存在着浓厚的封建地主势力，而且就连资本主义经济的主要部分也都是在天皇制绝对主义的庇护下发育起来的。因此，在封建制的天皇制和资本主义经济本身发展性质之间虽然有着彼此不能相容的矛盾，但是由于天皇制的确立及其势力的强大，就是从下面生长出来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民权运动，也不得不同封建势力谋求妥协；后来由于感到无产阶级迅速发展的威胁，它甚至宁愿同绝对主义结为同盟。作为资产阶级思想代表的西田哲学就是在这样一块土壤上成立和发展起来的。因而它就不能不具有封建性格。这种封建性格，如前所述，主要表现在他的哲学是以东方佛教思想为基础的。而且他的哲学中的保守性、妥协性、护教性也都是同这个封建性格分不开的。

那末，西田哲学又是怎样以西方哲学思想为材料的呢？西田对于西方古代哲学家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近代哲学家如笛卡儿、莱布尼兹、康德、菲希特、黑格尔、基尔克戈尔以及新康德学派、现象学派、辩证法神学等等无一未进行过研究；但他的这个研究，并不是作为客观的哲学史来研究，而是把他们的思想（包括各种对立的思想在内）按照自己立场的需要加以安排、综合，使其哲学形成一个无所不包的巨大体系。而且由于西田经常接触现代哲学，吸取新的材料，故使其哲学得以不断发展，增添新的味道。

西田哲学在日本资产阶级哲学界享有极大的权威，对一般读者也有很大的吸引力。

西田的处女作是《善的研究》（1911年）。该书之问世宣告了日本最初且唯一的独创哲学之成立。它在西田的著作中是一本最有组织、最有系统的书，在当时日本青年及学生当中拥有极为广泛的读者。不仅它本身拥有许多读者，而且它作为一本哲学启蒙书而为读哲学书开辟了一条道路。据说，特别在高等学校学生当中，该书作为最高思想教养的书而受到绝大多数人的欢迎，似乎大有不读此书则不配同他们一起交谈之势。尽管有的人还不能完全理解其内容，至少也要在书桌上放一本《善的研究》。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的所有哲学书中它是一本最广泛最普及的读物，给当时的学界及一般读书界的影响是惊人的。

然而西田以后出版的许多哲学著作却多是晦涩难懂的。如所谓“绝对无”、“绝对矛盾的自己同一”这些用语本身就够难懂的了，而用它们搭起来的逻辑就更令人难以理解了。不讲别人，就连西田的学生、又是《西田哲学》著者的高山岩男也曾公然叹说：“其难解，恐怕在哲学史上找不到类似的例子”。

（《思想》昭和7年12月号）西田的学生后来转变为唯物主义者的柳田谦十郎也说过：“西田的论文，没有特别哲学教养的人是

不能理解的；不，就是有这种教养的人也不容易完全正确掌握他的逻辑。”（《西田哲学与唯物论》第35页）西田哲学尽管难懂，但还是有吸引力的。原因据说主要是在读者的心理作用。有人认为，西田哲学若是平明易解，也许反而不会有那么多的人去读它。凡肯读难懂之书且欲理解之者，是为使自己之“哲学热的自尊心得到满足”。因此，“难懂反而成了魅力”，致使西田哲学拥有许多读者。

西田哲学，自《善的研究》出版以后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1945年）为止一直支配了日本思想界竟达三十余年之久。在西田哲学的发展过程中，尽管经过了许多迂回曲折，但“主客合一”这个思想却是贯彻始终的。从最初所谓的“纯粹经验”到最后所谓的“绝对矛盾的自己同一”，都不外是通过“直观”的方法来说明“主客合一”的。西田始终以既非唯物主义又非唯心主义的超然立场自居，用“主客合一”这个思想作武器，同唯物主义哲学较量。后期的西田哲学，为了抵抗当时曾经盛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得不去注意历史、社会、国家及民族等具体问题，以充实自己的哲学内容。在这些具体问题上，西田同现有的统治势力作了进一步的妥协，以致后期的西田哲学完全变成了天皇制绝对主义维护论，变成了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御用哲学，对日本侵略战争起了帮凶作用。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后，随着旧日本帝国主义的崩溃和新兴的民主主义浪潮的汹涌而来这一客观形势的改变，日本哲学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曾经受过多年迫害、摧毁并在战争时期完全被禁绝了的唯物主义哲学复兴了，精神哲学包括西田哲学在内，随着战犯一起退却了。这时一些唯物论者诸如永田广志、林直道、松村一人、森宏一及小松摄郎等应运而生，继战前的户坂润、古在由重、山崎谦及三枝博音等之后，对西田哲学展开了一场严厉的批判。战后许多人都对西田哲学起了反感而唾弃之，

就连西田的学生有的也背离了它（西田哲学）而走到唯物主义。战后二、三年后的一个时期，西田哲学几乎形销迹绝。但它在日本已经根深蒂固，有些人还是恋恋不舍，企图使之复活。进入60年代，便不断出现怀念和宣传西田哲学的文章。是年《文艺春秋》（3月号）公然发表了题为《已被遗弃了的世界最高峰的西田哲学》的怀念文章。同年出版的长尾训孝的《西田哲学的解释》，大事宣传西田哲学，誉为“对世界有贡献的哲学”，“夸耀于世界的哲学”。高桥里美在为本书写的“序”言中也给西田哲学以很高的评价说：“西田先生诚然是日本最大的哲学家，先生的哲学已属于日本哲学的古典，对于现代固不待言，就是到了将来，它也是具有永远不灭的价值的。”也就是在这一年，《理想》杂志（7月号即第326号）出了一期《西田哲学批判》专号，其中有的文章提出对西田哲学应采取一分为二的研究方法，即一方面主张对“西田哲学中的唯心的、非现实的即同现实妥协的方面”，“应当予以批判”；但另一方面却也强调西田哲学的“积极的功绩”，主张必须把它“作为今后人类共有的精神遗产而加以保存和研究”。

回忆以往，对西田哲学的研究和批判，可以说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由西田的学生而来的，强调西田哲学的“独创性”；另一方面是由马克思主义者而来的，把西田哲学批判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而加以全面否定。至于主张采取一分为二的研究方法，恐怕是近年以来的主要倾向。近来甚至有曾经批判过西田哲学的人也公然承认自己过去对西田哲学有所“误解”，表示过去只对它的消极侧面加以抽象的、片面的批判，而“没有接触到西田哲学的丰富内容所包含的积极面”。因此，他主张须对西田哲学进行重新“评价”，研究它的“宝贵遗产”。

所谓西田哲学的“宝贵遗产”当非只一处；然而其主要者公认是后期西田哲学中的“制作”思想。如有人说：“西田的制作

思想方法，在考虑实践的构造及逻辑上是贵重的遗产。”又有人说：西田哲学的“最良遗产”是“作为制作→实践的历史形成的逻辑”，“在理论上接近了马克思主义，产生历史形成的逻辑”。甚至有人认为：西田的“制作”概念可同马克思的“实践”概念相比，“在实践概念上的西田比马克思主义者更接近马克思”。还有人认为：西田晚年的哲学，虽然是唯心论的，但“非常多地吸取了唯物论的思想倾向”；因而他主张应在批判的继承上“给西田哲学以新的历史意义”。

由上可知，自入60年代以来，西田哲学虽在一般知识界冷冷清清，仍然没有什么市场；但在哲学界却又抬起头来，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注意和重视，认为还有研究、批判的必要。这将是今后的一个趋势。唯物论者责无旁贷，更应起来完成这项研究、批判西田哲学的任务。船山信一先生早就说过：“西田的哲学是日本的现代哲学在唯心主义发展上达到了最高峰。唯物论也不能轻视它吧。”“无论是唯心主义者还是唯物主义者都应当理解、批判西田哲学，在同西田哲学的联系上发展自己的哲学。”船山先生又对批判西田哲学具有的“重要意义”说：“批判西田哲学，就是批判日本的近代哲学及其唯心论，进而又是批判日本的传统思想。而且，批判西田哲学，为了唯物论的发展及其反省也将大有益处。唯物论不同唯心论较量是不可能发展的。”^①如此看来，对西田哲学的研究、批判，其意义的确很大；由此不难推知，这项研究、批判工作，今后在日本哲学界将会继续下去。这说明西田哲学的影响将是长远的。

① 船山信一著：《日本的观念论者》第240～241页。

（说明：本书涉及日本学者的引语或资料，大多来自日文版书籍）